槐

花

75

SE

香

满

怀

宇宙的一切,不管是 社会、人生、志趣、方向,乃 至每种形式的革命, 其底 色总是明晰而清亮的。

大自然亦是如此,甚 至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流均 是如此!

我是在细雨中寻到这 里的, 造访的太阳也同时 赶来, 在阳光娇灿中呈现 给我群山环绕, 这是久已 向往的桐柏了, 记得有部 电影叫《桐柏英雄》,它不 仅是革命战争的圣地,还 是一条河流的出发地。这 里丛峰相接,林木清秀,水

舒展腰肢, 我感到异 常轻松。不见战争痕迹,却 见道路净洁,环境幽僻,-望无际的迤逦的桐柏山如 一道天然的屏障, 隔断了 一路风尘, 把我引进了一 个童话般的世界。

贡"导淮称"淮渎",历史上 称其为天下七十二福地之 。现在我走在这里,深为 大自然神奇的力量震慑: 这里是泉水和石头的世 界,每石每泉,都给人以遐 想的翅膀,俊逸多姿,不可

此处历史悠久,"禹 而我的脚下的路,是石,石 与石毗连,犬牙交错,跨过 了每一条小溪的肩上,如 飞悬在空中的惊险的栈 道,人走在上面,看四周水 光迷离, 听四面八方溪水 的交响乐, 直好似走入蓬 莱仙境了……同行者雀跃

明亮的底色

刘湘如

特别是泉,涓涓成溪, 纵横交织,叮咚作响,宛如 纤指拨动了动听的琴弦。 明澈的水底,常常露出莹 润的岩卵,细流欢跳而过, 激起细碎的水滴。且溪流 的姿态各有不同,有的忽 忽奔泻。冲撞一切阻力;有 的轻舒曼卷, 如频频舞动 的蓝绸:有的则清躯软卧, 如斜展的秀明的绢子……

着,吹呼着,站在相距不远 的地方传呼:"喂……看 啦, 我们在淮河身上跳来 跳去呀……

哦,河的源头,多么美 妙而神奇的想象啊。

在翠岚环抱的固庙 见到一具古碑,上镌 '淮源"二字,字大如斗,笔 力苍劲挺拔, 也便纷纷摄 影留念。距此碑不远有一 方枯井,是民间传说的"禹

(中国画)

郑

小

码清香搅和着,溢了满口。看着在敞开式

厨房里揉面的胖师傅背影,心里不由得

开始,就在关中推广种麦了。小麦,几乎

是北方人主食的核心。《世说新语》里有

关中地区的面食历史悠久, 从汉代

个段子,足以说明面食的魅力。

曹魏时期,何晏是个美男子

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可魏明帝总

怀疑何晏脸白是涂了粉。他想验

查一下,又不能明说,遂将其招来,"正夏月,与热汤饼"。谁知,吃得满头大汗的何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吃过面之后,皮肤

热汤饼,据贾思勰《齐民要

像月光一样皎洁,更好看了。

术》里记载,就是混汤打卤面。叫饼却是

面。由此可想,看人美不美,给碗热汤面

吃就行,这位古代帝王的想象力,着实令

怪不得,我看"黎一碗"里吃面的人,

这一碗面里,竟然吃出了心无旁逸

竖起大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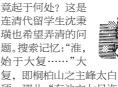
FIFE

现代人刮目相看。

的美丽。

男子英俊,女子妩媚。

婉



夜允杯

则类似神话的记载,当年

大禹治水来到这个源头,

发现淮水之灾是由水妖

无支祁兴起的。此妖身若

蛟龙,头似猿猴,变幻无

穷。禹王遂派出他的外甥

庚辰将妖捉住,锁入井

中,并指着拴锁的石柱对

无支祁说:"你要自由,只 待石柱开花!"一年年过去

了,河果然不再泛滥,直到

清朝末年, 有两名朝廷解

差押犯官从此经过,将花

翎帽子挂在石柱上乘凉,

无支祁误以为石柱开花,

遂挣脱锁链, 霹雳腾空而

又陷入了水灾之中……

源头。它的第一缕细流究

从此,河的两岸人民

最使我关心的是河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点点, 一滴滴, 一线线,

清亮如晨曦,叮咚作响。如

此再三往复,终于汇成了

浅浅的细流,漫漫地顺石

涧岩缝里流下去……流下

去……无数的细流聚成小

溪,阻了,绕溪避径,累了,

稍事休息,再坚韧地向前

流去,流去。穿岩层,行峡

底,过润地,走谷口,终而

汇成了快乐的小河。小河

奔突着,一路呼叫着,奔向

了莽莽咆哮的大河槽了。

动起来了!

许多联想:是啊,世上任何

微弱的生命,哪怕是地底

下的潜流,受重压,受牵

制,受阻挠,受排挤,只要

不息地集聚,流淌,便终归

能形成势不可当的力量,

奔向千里长河,奔向浩瀚

后来终于由于经历之繁

多,境况之变化,于汹涌的

气势之中, 出现了浊浪翻

卷,泥沙俱下……当怎样

从这流水的哲学中得到启

油, 永葆生命的纯洁和贞

流,我不禁想起我们民族

历史的渊源了。它的源头,

本是那么清癯,那么明净。

那么不可亵渎呀! 我终于

在归来之后,感慨系之,在

搏/一点、一丝、一缕/皆是

生命真实的色泽/太

白顶上童话般的见闻/凝

聚着我们民族源头的/情

操、智慧和美德……/人类

是绵长的河流/历史的容

颜演变着/你的清爽你的

丰腴/你的粗莽你的砂碛/

最初的那一缕清亮/才是

生命本来的颜色.....

哦,第一根细小的脉

旅程日记上记下诗句-

面对这沿沿滴滴的细

操泥?

河的清流,淮河英魂!

第一根遒劲

这些奇特的

的动脉就这样跳

景象,让我产生了

顶。那儿"有池方七尺许 ……有泉三处,涌出于池 边,伏流地中,经六七里成 "据此寻源攀山,拾级 而上。道路贻则曲折如飘 带,时起时落,牵引我走向 幽深境界。继而是悬崖丛 立,古树参天。溪流如细线 从上扯下,断断续续,若有 若无,失去了山下那种欢 跳的气势了……这样爬了 一山又一山,气喘不息,终 于绕过"十八扭",到达"一 线天"了。只见两边危岭对 峙, 一条布满卵石的峡谷 蜿蜒而上,太白顶于云雾 缭绕之间,隐约可见。"万 顷白云蒸绿野, 一声黄鹤 唳青霄。"这是宋人白玉蟾 游此山留下的诗句。此时 此刻,这诗中意境更显出 形神毕肖的效果了。

在太白顶附近, 我发 现七尺见方的淮井。水很 浅,但清澈见底,也有泉眼 三处,源流细微难辨,汩汩 而出,溢于井边石隙中,作 一番回旋和抨击,挤出一 点点畅通的位置, 便悠然 向前流去。流流停停,又渗 入地下,再从地底漫出,匆 匆行走数百米,于那青苔 笼盖的峭壁间,又浸出来。

> 挨炸无外躲藏,防不胜防,因风 险概率超平想象,外资保险公 司均不愿接受分保。经讨一番 筹划, 这个打破国际保险规则 的"民族自主品牌"创新险种呱 呱坠地, 以转运期间的水陆运 输兵险为限,分水路、公路、铁

路以及航空运输四种,专门承 海上"保险界十三太保"

保对抗战及民生性命攸关的大 后方工厂设备及战略物资。

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程恩树、险"在重庆首开先河,随之在大

林震峰如愿入选, 暂别申城转

计我们记住这13位保险业 壮十的名字:程恩树,林震峰,张 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 沈雍康、周志斌、胡肇忠、沈尔 元、徐曾渭、赵镇圭、童肇麟。

1939年10月,保险精英

抱着"一切为 了祖国"的信 念,搭乘当时 唯一通航海

当上海人民广场的槐花香煞人时, 故乡亦是满城槐花飘香。儿时,自家院子 中有棵参天古槐, 几个玩伴手挽手才能 箍一圈。那满树的串串槐花像一群群羽 毛洁白的小鸟,随风飞动,留给我永恒的 乡秋。

两千多年前,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 元前 119年),建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 七年(411年),盐渎因"环城皆盐场"而 更名为盐城。小时候我们叫环城河为串 场河,就像歌里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河畔槐树、柳树最常 见,枝枝杈杈是柴禾,树干可打制板凳、 课桌和门板,其他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很 多大人认为它不成材,不待见。但在我们 孩子眼里,槐花香香的,好看又解馋。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槐花盛开,抬眼 望去,一串串白莹莹的槐花从绿叶间探 出脑袋,随着清风摇曳,抖落的香气弥漫四野,清而不 淡,芬而不浓,深吸一口气,精神倍爽。

轻风徐来,槐花碎玉般纷纷摇落,院中觅食的小鸡 也会争抢饱餐。在我故乡、槐花可食、每年槐花开、母亲 会摘一些回家,就着院子里的阳光把花儿一朵朵摘下, 清水淘洗晾去水分,和上面粉,上笼屉蒸,灶膛里柴禾 慢慢燃着,时不时发出响声,水蒸气带着槐花的清香, 绕锅沿徐徐喷出。时光深静且温馨,借由五月的槐花 喂饱我童年不知饱的肚子

吃着槐花饼,手捧《水浒》,我感觉自己像神仙了 第一次看到此书,是小学三年级,上、中、下三册,从同 学手中借来一册,连夜躲在被窝里看完。

故乡的"文曲星"施耐庵太让人喜欢。后 来我写人物,向前辈乡贤学了不少功夫。 那时老师告诉我,施家就在数十公里外, 是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镇。隐居著《水 浒》,施耐庵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梁山豪侠刻画得淋

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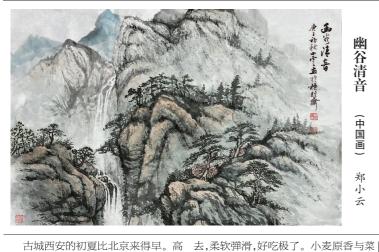
如今白驹镇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清流环抱,荻港萧 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 气息,犹如到了梁山水泊。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 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 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其曾在钱塘(今杭州)为官 三年,后弃官回乡。相传刘伯温曾上奏两本,在洪武皇 帝前保奏:"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 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召他进京,召了几次, 他推脱有病,谢绝了圣上的好意。否则,文学史上少了 《水浒》,也不够热闹好看了。

这片热土后来风起云涌,成为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家中的亲人扛枪打鬼子,一去没回头,"军烈属之家"的 木匾太重了!故乡对于我有着割不断的深情,就像对丹 顶鹤,给了救命的口粮、呵护乃至生命。盐城国家级珍 禽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 物,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滩涂湿地生态系统,这里已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中国都曾经在唱《一个真实 的故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这是音乐人朱哲琴为 鹤场首任场长徐秀娟凄美深情的歌唱。徐秀娟从小爱 养丹顶鹤,大学毕业后还是一心养鹤。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她滑进了沼泽地……"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 泪? 为何阵阵风儿轻声诉说? 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 轻轻地飞过。"中国第一位驯鹤姑娘,攻克了世界性难 题,年仅23岁就离开了她挚爱的世界,成为我国环境 保护战线第一位因公殉职的烈士, 留给人们如何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的叩问。

槐花又开了,犹如回到故乡,仿佛时光流转,一树 繁密的花串,满是家院的清香。岁月日久,故乡再也回 不去了,他乡即故乡。

不过,铭心刻骨的故乡,永远还是故乡呵……



古城西安的初夏比北京来得早。 悬的太阳照在人行道旁碗大的玫瑰花 上,使路过的人都能感到自己变鲜亮了。

傍晚,微雨淅淅沥沥地淋下来。夜风 乍起,暑气像个调皮的小孩,一下子就逃 掉了。从旅馆出门吃饭,还得罩件外衣才 抗得住凉。

许是太晚了, 陕西博物馆附 近的小饭馆都在忙着打烊。倒是 路遇一家"勇利"烤肉店,借着灯 影望进去,人头攒动,熙来攘往, 没见哪个出来,只有三五成群的 人往里挤

怀着侥幸, 向在门口发塑料 伞套的大妈搭讪,进去吃碗面, 行不行? 就是快吃快走,不影响 翻台的那种。大妈认真地皱起眉 头,看看我说,你先试试能挤进去不?

继续向前,数三个小门脸,在十字路 口尽头,看到了"黎一碗"。匾额上的三个 烫金字,写得很好看,旁边还有一行小 字:大碗手工面。

走进去,堂口不大,稀疏地摆了十张 长方桌,上客率大约七成。正对门口的一 面墙,镶满了凸起的立体词汇:后个、活 试、碟面、啊达、残活等等

念着念着,脑袋里就 好像跑出一列小火车,嘟 嘟地巡了一圈, 隐约记起 这样的词,在电视剧《白鹿 原》里听演员张嘉益说过。 还忆起那个操着一口正宗 关中方言的汉子,蹲在土 窑前稀里呼噜吃面的镜 头。我没出息地咽了咽口

这家小店可点的吃食 不多,但实惠有特色。除 了各种花样的手擀面,就 是卤蛋和豆腐干,最馋人 的是酱猪手,浸在一口大 黑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热 气。掂量着食量,我点了 一碗臊子面。端上来一看, 臊子不是肉丁,而是薄肉 土豆和豇豆丁倒切得 规规矩矩,还有些黄豆芽、 花生米和小米辣在碗里点 缀,勾引食欲。

搛起面条,大口咬下

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黄 浦江畔迅速组建起一支金融纵 队,坊间称之为"保险界十三太 保". 干枪林弹雨的危局中开展 战时保险业务,以特殊的职业 奉献而效命疆场。"十三太保" 中的保险精英,有的是中共地 下党员,有的是爱国民主人士, 有的是初出茅庐的有志青年, 他们临危不惧,众志成城,用满 腔热血谱写出令人荡气回肠的 金融史诗。

战局进入 1939 年,"孤岛" 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日伪特务 机关在上海无时无刻不制造恐 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党 组织从长期抗战的策略出发, 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转移在群众 团体抗日救亡活动中抛头露面 的党员。恰在此时,重庆方面为 增强战时大后方经济实力,充 实抗战资源,组织动员沿海厂 矿企业大迁徙, 史称中国实业 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诸如 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火柴公 司、久大盐业公司等著名华商

企业纷纷加入内迁建厂行列。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热 水瓶(指炸弹)倒下",市井百姓 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日 寇为彻底摧垮中国民众的抗战

开展经济封锁, 空袭破坏频率 愈发丧心病狂, 些大后方的

信心,变本加厉

重要街区、厂房机器设备等成 为固定轰炸目标。工商企业主 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不敢继续 内迁和开丁生产,一时间人心

为此, 适应特殊需要而开 办的"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 地兵险"被摆上了议事日程。然 而,流动的运输标的可以分散 规避,固定的厂房仓库则被动 黄沂海

"保护神"既定,谁当"急先 锋"? 开拔前线的精英团队的选 聘工作,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 领导的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 称"保联")的鼎立支持。经过两 星期面试,13 位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允准,

移到大后方工作。

外的怡和轮

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寇 占领区,辗转香港、越南,历经 艰辛,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 地勘察认真研究, 审慎核定条 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 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等城市,充当"金牌培训师",负责 为当地保险业务人员"授业解 感"。同年12月,"战时陆地兵 后方全面铺开。

申新四厂、申新五厂属著 名的荣氏家族企业, 由汉口内 迁宝鸡, 主要生产军用被服。 1940年8月遭36架敌机轮番 轰炸,1000多包棉花、70多台 织布机等完全炸毁,车间、机房 已成断瓦残垣,损失惨重。经保 险部门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 即理赔30多万元。由于赔付及 时,工厂只停工了一星期,便快 速恢复生产

"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 地兵险"的推出,颇具开创意 义,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 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 战的经济力量,极大鼓舞了国 人斗志。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联""保联"

那些事》。

明 天

请看《"银

责编:龚建星